

王雲五主編

孟子今註今譯

史次耘
註譯

史次耘註譯

孟子今註今譯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三版

孟子今註今譯

一冊

定價新臺幣一百一十二元正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註譯者

史

次

耘

主編者

王

雲

五

發行者
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及
發行所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
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

本書經

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審查通過

編纂古籍今註今譯序

由於語言文字習俗之演變，古代文字原爲通俗者，在今日頗多不可解。以故，讀古書者，尤以在具有數千年文化之我國中，往往苦其文義之難通。余爲協助現代青年對古書之閱讀，在距今四十餘年前，曾爲本館創編學生國學叢書數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中學以上國文功課，重在課外閱讀，自力攻求；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。惟重篇巨帙，釋解紛繁，得失互見，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，貫散以成統，殊非時力所許；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。本館鑒此，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。

一、本叢書所收，均重要著作，略舉大凡；經部如詩、禮、春秋；史部如史、漢、五代；子部如莊、孟、荀、韓，並皆列入；文辭則上溯漢、魏，下迄五代；詩歌則陶、謝、李、杜，均有單本；詞則多采五代、兩宋；曲則擷取元、明大家；傳奇、小說，亦選其英。

一、諸書選輯各篇，以足以表見其書，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學技術者爲準；其無關宏旨者，概從刪削。所選之篇類不省節，以免割裂之病。

一、諸書均爲分段落，作句讀，以便省覽。

一、諸書均有註釋；古籍異釋紛如，即采其較長者。

一、諸書較爲罕見之字，均注音切，並附注音字母，以便誦誦。

一、諸書卷首，均有新序，述作者生平，本書概要。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，不厭其詳。

然而此一叢書，僅各選輯全書之若干片段，猶之嘗其一鱗，而未窺全豹。及民國五十三年，余謝政後重主本館，適國立編譯館有今註資治通鑑之編纂，甫出版三冊，以經費及流通兩方面，均有借助於出版家之必要。商之於余，以其係就全書詳註，足以彌補余四十年前編纂學生國學叢書之闕，遂予接受；甫歲餘，而全書十有五冊，千餘萬言，已全部問世矣。

余又以今註資治通鑑，雖較學生國學叢書已進一步，然因若干古籍，文義晦澀，今註以外，能有今譯，則相互爲用，今註可明個別意義，今譯更有助於通達大體，寧非更進一步歟？

幾經考慮，乃於五十六年秋決定編纂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十種，其凡例如左：

一、經部今註今譯第一集，暫定十種，其書名及白文字數如左。

詩 經 三九一二四字

尚 書 二五七〇〇字

周 易 二四二〇七字

周 禮 四五八〇六字

禮 記 九九〇二〇字

春秋左氏傳 一九六八四五字

大 學 一七四七字

中庸 三五四五字

論語 一二七〇〇字

孟子 三四六八五字

以上共白文四八三三七九字

二、今註仿資治通鑑今註體例，除對單字詞語詳加註釋外，地名必註今名，年份兼註公元，衣冠文物莫不詳釋，必要時並附古今比較地圖與衣冠文物圖案。

三、全書白文四十七萬餘字，今註假定占白文百分之七十，今譯等於白文百分之一百三十，合計白文連註譯約為一百四十餘萬言。

四、各書按其分量及難易，分別定期於半年內，一年內或一年半內繳清全稿。

五、各書除付稿費外，倘銷數超過二千部者，所有超出之部數，均加送版稅百分之十。

稍後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制定工作實施計劃，余以古籍之有待於今註今譯者，不限於經部，且此種艱巨工作，不宜由獨一出版家擔任，因即本此原則，向推行委員會建議，幸承接納，經於工作計劃中加入古籍今註今譯一項，並由其學術研究出版促進委員會決議，選定第一期應行今註今譯之古籍約三十種，除本館已先後擔任經部十種及子部二種外，徵求各出版家分別擔任。深盼羣起共鳴，一集告成，二集繼之，則於復興中華文化，定有相當貢獻。

本館所任之古籍今註今譯十有二種，經慎重專家定約從事，閱時最久者將及二年，較短者不下一年，則以屬稿諸君，無不敬恭將事，求備求詳；迄今祇有尚書及禮記二種繳稿，所有註譯字數，均超出原預算

甚多，以禮記一書言，竟超過倍數以上。茲當第一種之尚書今註今譯排印完成，問世有日，謹述緣起及經過如右。

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王雲五

孟子今註今譯序

孟子、是和論語、大學、中庸並稱做四書，自從宋、元、明、清以來，都把它當做家絃戶誦的書，就像今天國定教課書一樣。孟子這部書的理論，不但醇粹宏博，文章也極雄健優美。

次耘幼時背誦四書，塾師韓俊卿先生特把孟子抽出，選用蘇批孟子的本子，當作古文規範來講；並且說，「孟子和莊子兩部書的文章，在我國文壇上，是雙峰並峙，像昌黎（韓愈）、老泉（蘇洵）、東坡（蘇軾）等大文豪，都是得力於孟子的多。」

孟子的思想，可以說完全繼承孔子的，所以後世尊稱孔子為至聖，孟子為亞聖。孟子自己說：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又說：「予未能為孔子徒也；予私淑諸人也。」我們研讀孟子，更可瞭解孔子的思想精深博大了。

孔子說仁，孟子說義，有時仁義兼說；實際上，孟子不過把「仁」闡發得更具體化罷了。「仁」「義」，應該說是一體的兩面，凡蘊藏在內心叫做仁，發出於外形叫做義，如同哲學上的「體」「用」二名詞，用由體而顯，體由用而成，二而一，一而二的。

孟子最雄偉的地方，便是主張「性善說」，全是闡發孔子論仁的精義。孟子七篇中，便處處強調這個仁字，所以孟子一書又被稱做「媽媽經」。「母親最偉大的，就是有一個永恆的慈愛心；慈愛心，即是仁。」

所以孟子說：「仁、人心也。」又說：「仁也者、人也。」又說：「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。」又說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」孟子抉發出人性的本原，是仁慈的，是善良的，也就是他自己所說的「良知」、「良能」。整個人類的生存，能够維繫到了今天，就全靠這點人性固有的仁呢！

因爲人性本是善良的，所以孟子說：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。」又說：「聖人與我同類者。」並引顏淵說：「舜、何人也？予、何人也？有爲者亦若是。」俗語也說：「聖人本是凡人做，但盡良心卽聖人。」聖人能盡心，凡人便不能，人人皆具有良心，一個能盡，一個不能盡，聖凡區別就在此。同時孟子認爲盡心，尤注意一個「推」字；把善心推到極點，就是擴而充之。孟子說：「故推恩、足以保四海。」又說：「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。」孟子闢墨子的學說，卽破他兼愛的兼字；兼愛，除了領袖羣倫的極少數人，可以做到「保民若赤子」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推恩、是人人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孟子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」又說：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」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便在能盡一己的良心，去推展它，去擴充它，己立立人，己達達人，發揮仁以爲己任的踐履精神！

宋儒程子(明道)批評孟子有泰山巖巖的氣象！因爲孟子是剛毅的，屬於陽剛之美，所以孟子平生最自負的，而有見義勇爲和獨立不懼的精神。常持先覺之志，養浩然之氣，辨義利，別王霸，闢邪說，放淫辭，主張民貴君輕之說，強調養民教民之政。這都是與「性善說」有莫大的關係，闡揚孔子仁愛的精神，說明人性無上的尊嚴！

孝經說：「天地之性，人最爲貴。」(孝經通行本皆無最字，案敦煌本正作「人最爲貴。')人、爲什麼最可貴？上面說過，因爲人是具有與生俱來的這點「仁心」，凡仁必孝，孝子必仁，古往今來，無數的孝

子仁人，都是受世人所崇敬和仰慕的。

孟子平生精研詩、書、春秋，他的思想固受聖門中曾子、子思的影響，但尤得力於一個聖善的母親，他從母親的愛心，澈悟及人性本然之善，所以教人須從自身修省和最親近的家庭做起。孟子說：「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」這句話說得何等淺明而有力量，所以孟子又極力提倡孝行生活。孟子說：「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。」又說：「事孰爲大，事親爲大。」又說：「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；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」又說：「大孝終身慕父母。」又說：「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」這都是充分闡發孝德，實踐孔子提倡仁孝的精神。

今天 總統蔣公即以仁孝精神來實踐 國父的三民主義，所以特地在中華民國的自由寶島上，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；這一運動，即是發揮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以孝治天下的潛力，不但可以復興中華民族，並且將要挽救世界的危機！高年碩德的王雲五師，也用他畢生宏富的學術，和雄渾的氣魄，竭力支持此一偉大的運動；他老人家認爲語言文字習俗的演變，在古代原爲通俗的，但到了今天，都有許多不易瞭解之處，於是特向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建議，決定先編釋有關經子古籍若干種，以便全體國民皆能研讀，藉使他們真正明瞭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精髓之所在，這是最切合當前實際工作需要的一種。因此，次耘勉強承命註譯孟子。

孟子的文章，雖比較淺明，但因經歷時間太久遠，中間傳寫又多訛誤，關於古制、名物、方言等，往往使人不易讀下去，其他的經典更是如此。所以漢儒極注重訓詁之學，又稱考據學。到了清朝，更是考據學的鼎盛時期。孟子古註裏，幸有趙歧注，是漢儒註孟子僅存的本子，釋經多存古義。朱熹孟子集註，立

論謹嚴，雖偏重義理，但多與聖學相通，確能代表宋儒的思想。清焦循孟子正義，是依據趙注撰寫的，宏博翔實，考證也最豐富。陳澧東塾讀書記的孟子部份，疏解也極精審。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，抒論也多精到。康有為孟子微，頗多宏通之論。胡毓寰孟子本義，會集衆說，時加己見，多有勝義。錢穆氏孟子要略，立論精簡，可通聖義。毛子水先生近年撰寫孟子焦疏補正，確多創見。還有時賢註解孟子，精義互見，在此不能一一列舉。總之，這些都是有助於孟學的功臣。

今次耘註譯本書，共分三部分：一、註釋，多採取趙注、朱註、焦疏及時賢正解為主。二、譯文，力求接近語體化。三、章旨，目的在說明主意之所在，以便讀完一章，可得一中心概念。次耘深感個人精力有限，又因課務忙碌，疏漏的地方，自不能免，仍希賢達多予指正。

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合肥史次耘謹序於臺北抱蜀廬

孟子今註今譯

目錄

梁惠王篇第一	一
公孫丑篇第二	五六
滕文公篇第三	一一三
離婁篇第四	一七一
萬章篇第五	二四四
告子篇第六	二九一
盡心篇第七	三四五

孟子今註今譯

梁惠王篇第一

(一) 梁惠篇

孟子見梁惠王^①。王曰：『叟^②！不遠千里而來^③，亦將有以利吾國^④乎？』孟子對曰：『王，何必曰利？亦有仁義^⑤而已矣！王曰何以利吾國，大夫^⑥曰何以利吾家^⑦，士庶人^⑧曰何以利吾身；上下交征^⑨利，而國危矣！萬乘之國^⑩，弑^⑪其君者，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國，弑其君者，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爲不多矣！苟爲後義而先利，不奪不饜^⑫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^⑬！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！王亦曰仁義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』

【今註】 ①梁惠王：即魏惠王。名罃，惠、是諡法。本都安邑（今山西省解縣，夏禹故都。），後遷大梁（今河南省開封縣。）。 ②叟：長老之稱。 ③不遠千里而來：言不以千里之長途爲遠而來也。

。 ④利吾國：王充論衡云：「夫利有二，有財貨之利，有安吉之利。」易乾文言：「利者、義之和也。」安吉之利，即「義之和」。公利也。財貨之利，則私利也。今惠問何以利吾國？是問富國強兵之術，乃私利也。故孟子闢之。 ⑤仁義：「仁」、是愛心。「義」，是正義。蓋蘊之於內曰仁，發

之於外曰義。「仁義」二字，是儒家以「德治天下」之主要思想。 ⑥大夫：官稱。三代官制，分卿

、大夫、士三級。天子諸侯皆置之。 ⑦家：此非家庭之家，乃卿大夫在其采邑內所設之機構。左氏

傳桓二年：「天子建國，諸侯立家。」言諸侯受封於天子而有國，卿、大夫食采於諸侯而有家。 ⑧

士庶人：「士」、讀書人。「庶人」、百姓。「庶」、衆也。 ⑨交征：朱註：「征、取也。上取乎

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」 ⑩萬乘之國：朱註：「乘、車數也。萬乘之國者，天子畿內，地方千

里，出車萬乘。千乘之家者，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，出車千乘也。千乘之國、諸侯之國；百乘之家

，諸侯之大夫也。」按萬乘，本非諸侯之號，但以梁齊等國，時皆侵地廣大，僭號稱王，故曰「萬乘

」。 ⑪弑：下殺上也。 ⑫鬻：滿足也。 ⑬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：朱註：「遺、猶棄也。後、不

急也。言仁者必愛其親，義者必急其君，故人君躬行仁義，而無求利之心，則其下化之，自親戴於己

也。」

【今譯】 孟子去見梁惠王，王說：『老先生，你不怕千里遙遠的路程來到這裏，也將有什麼富強方法，對於我國家有利吧？』孟子答道：『王何必說利呢？我看祇有仁義就可以了。王如果說：「怎樣可

以利我的國？」大夫必要說：「怎樣可以利我的家？」士人和百姓也都要說：「怎樣可以利我的身？」到了這個時候，上要取下的利，下要取上的利，那國家就危險了。萬乘的國家，有殺他的國君，必定是千乘的公卿；千乘的國家，有殺他的國君，必定是百乘的大夫。依照先王所定的成法：「在萬乘中取得了千乘，在千乘中取得了百乘，」這樣，不能不算多了。如果人人輕義重利，那是不完全篡奪過來，絕對不會滿足的。可是，沒有重視仁愛的，還要拋棄他的父母，沒有重視義理的，還要不急事他的君上。請王祇要談談仁義就可以，何必要說利呢？」

【章旨】 此章闡明治國之要道，當以仁義為依歸。而為孟子建立儒家政治學說之張本。

(二) 王 立 章

孟子見梁惠王，王立於沼^①上，顧鴻鴈^②麋鹿^③，曰：「賢者亦樂此乎？」孟子對曰：「賢者而後^④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詩云^⑤：「經始靈臺^⑥，經之營之^⑦；庶民攻^⑧之，不日^⑨成之。經始勿亟^⑩，庶民子來。王在靈囿，麋鹿攸伏^⑪。麇鹿濯濯^⑫，白鳥鶴鶴^⑬。王在靈沼，於物^⑭魚躍。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，而民歡樂之；謂其臺曰靈臺，謂其沼曰靈沼，樂其有麋鹿魚鼈。古之人與民偕樂，故能樂

也。湯誓^①曰：「時日害喪？予及女偕亡^②！」民欲與之偕亡，雖有臺池鳥獸，豈能獨樂哉^③！」

【今註】

①沼：池也。②鴻：雁之大者。

③麋：鹿之大者。

④而後：有「然後」意。

⑤詩云：大

雅靈臺之篇。

⑥經始靈臺：「經」、量度。「靈臺」：文王臺名，靈爲美善之意。臺下有靈囿。故

址在今陝西省鄠縣東三十里。

⑦經之營之：「營」、城限，作動詞用。謂先度量臺趾，然後繩度立

表，以定其位處。

⑧攻：治。謂開始建造。

⑨不日：不超過幾日，言其速也。

⑩亟：疾。速。

⑪應鹿攸伏：「應」、音憂。牝鹿。鄭箋：「攸，所也。文王親至靈囿，視牝鹿所遊伏之處。」

濯濯：豐肥光澤貌。

⑫鶴鶴：潔白貌。

⑬於初：「於」，讀烏，歎美詞。「初」，讀又，滿也。

⑭湯誓：尚書篇名。乃商湯伐夏桀誓師之詞。

⑮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：「時」、是也。「害」、

同害，作何不解。「喪」、去聲，亡也。「女」、同汝，二句，湯誓作夏衆咒桀之詞。

⑯民欲與之偕亡至末句：此特再引湯誓爲全文結論，證明獨樂不可能。

【今譯】

孟子去見梁惠王，王站在池沼上，看那些鴻雁麋鹿，因問孟子道：「賢君也樂這個嗎？」孟

子答道：「祇有賢君纔能有此快樂，不賢的君，雖有此也不能快樂。詩經上說：『文王最初建造靈臺

的時候，先度量它的高低寬長，再籌劃它所需要的材料，於是百姓齊來替他興造，不到一天工夫，便

已完成。但在創建時，文王還教百姓不要太性急，那百姓偏性急得像兒子趕來替父母做事似的，因此

很快的完工。後來文王在靈囿遊玩，祇見那麋鹿很馴善的臥伏着，而且很肥潤的樣子；白鳥也極潔白